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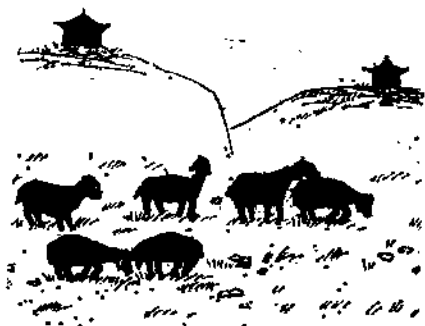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92

- 为了实现东方的梦
- 为粮食丰产而尽瘁
- 情系中华 爱洒高原
- 无悔的追求
- 瀚海苍松
- 心许西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年12月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员会編

內字第Q—005号

青海中山印刷厂印刷

印 数: 3,000 字 数: 170,000

工本費: 2.50元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目录

为了实现东方的梦

——建设龙羊峡水电站的回忆……………李玉民（1）

为粮食丰产而尽瘁……………陈集贤（18）

情系中华，爱洒高原

——记著名翻译家青海省侨联主席蔡国栋教授

……………青海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8）

我走过的道路……………樊德仁（33）

无悔的追求……………陈其正（43）

在柴达木盆地找石油……………赵大年（50）

瀚海苍松

——记青海油田总地质师顾树松……………言 覃（59）

阿哈提山中生代地层调查纪事……………杨 藩（66）

青海路桥建设的带头人

——记高级工程师王尚斌同志……………牛清鑑 刘秉德（74）

青海建桥回顾……………魏 榕（82）

我从事藏医学工作的回顾……………尕布藏（87）

服从祖国需要在民族史领域孜孜前进

…………… 牟一之（92）

心许西北……………李鉴轩（102）

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

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李志刚 曾志鸿

第二十一辑

1992年12月

果洛解放建政时期的点滴回忆····· 傅宇晴 (114)

果洛首届民族联谊会概况····· 张世华 (121)

解放初妥善解决三起群众纠纷的经过

····· 程起骏 毛文炳 (129)

解放初期的农林干部训练班····· 虎 琳 (137)

四十年来青海的水利建设····· 李志刚 田祖恒 (141)

外省工业企业迁入西宁建厂的经过

和现状····· 张维珊 (155)

青海交通技工学校创建前后

····· 姚晓梅 李丽笑 (172)

青海解放前十年赴外省高校就读学生

简况····· 罗 麟 (178)

记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让····· 赵清阳 (183)

我跟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回忆

····· 夏吾才让 (192)

万里行商记····· 张文宪 (198)

唐山地震历险记····· 姚华岳 (207)

本辑编辑: 姚秀川 刘英俊 韩新华 王晓舜

封面题字: 沈 岑

封面设计: 钱正盛

为了实现东方的梦

——建设龙羊峡水电站的回忆

● 李 玉 民

记得有一首歌，歌名叫《东方的梦》，歌中唱道：

东方有一个梦，
一个千百年梦，
梦见黄河不再狂暴汹涌，
黄土地到处郁郁葱葱。

.....

实现“东方的梦”，是我一生不懈的追求！

1936年春，我出生在陕西省朝邑县一个离黄河不远的小村庄。

黄河，以它博大而宽广的胸怀哺育着炎黄子孙，缔造了华夏文明。但它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害河。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逢大水之年汛期来临，滚滚浊流泼天而下，卷走庄稼和村舍，河上漂浮着家畜以及人的尸体，父母扶老携幼带领着全家和村里人一起“跑水”。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一个朦胧而具有魅力的愿望：要治理黄河，让它永不泛滥。

我上小学后，老师给我们讲了大禹疏九河、凿龙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讲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后来我又知道

了李仪祉。李先生是我们关中蒲城人，早年留学德国攻水利专业，辛亥革命后学成归国，先后任陕西省水利局长、河海大学校长、黄委会委员长等职。他以毕生精力献身于祖国江河的治理，并在关中地区修建了泾惠、渭惠等渠道，造福桑梓，“德泽广被，如万家生佛”。对李仪祉先生的仰慕之情坚定了我献身祖国水利建设事业的决心。我毅然放弃了酷爱的文学，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参加了三门峡水电站、陆浑水库的建设，尔后又参加了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青海的龙羊峡、李家峡等大中型水电站的建设，实现了治理黄河，报效祖国的夙愿。

开凿地下黄河

刘家峡水电站竣工后，1976年初春，国家把承建龙羊峡的任务交给了水电四局。消息传来，全局上下一片沸腾。那个年代的水电职工都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真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都为有机会“再拿下一个大电站”而高兴。“上龙羊！”“上龙羊！”一时间成为全局职工、家属街谈巷议的主题。那年我刚交不惑之年，自然也盼望到新工地一显身手，但因我正在八盘峡电站任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工作一时脱不开，只好眼巴巴看着一批批同志开赴青海。

组织上终于批准我上龙羊了。调令下来，我立即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于76年底登上了新的征程，汽车翻过日月山，穿过倒淌河，折向西南到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恰卜恰镇，公路到这里就为止了，然后沿着河滩又行驶40多公里，才到了龙羊峡左岸的柴纳山。这里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处女地，海拔2600多米，高寒缺氧，狂风怒号，除去簇簇摇曳的骆驼草，真是房无一

间、路无一尺、树无一棵。这荒凉的景象不由我想起了六十年代反映青藏公路道班工人生活的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好在比我们早到的同志已盖起了一批“干打垒”临时工棚，才使后来者有个栖身之地。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搞筹建，自己动手打土坯、采毛石、盖房子，迎接后续部队的到来。我们白天卷起被褥在床板上办公，业余时间打土坯。头天晚上把土浸泡好，翌日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打土坯，局里规定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要达到800块的定额。用“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工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如果哪位同志因其它工作影响了打土坯，他自己就会不好意思。那时的女同志也没有现在那么娇气，有的女同志因怀孕蹲不下身子，就跪在地上挺着肚子打土坯；一位工程师在泡土时把一口假牙掉进了泥里，再怎么找也没找着，害得他好多天只能吃流食，可他照样不耽误打土坯。为了鼓舞士气，局宣传部的冷冰还创作了一首《打土坯做贡献》的歌曲，由宣传队到工人中演唱。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筹建工程进展很快，不到一年时间，万余人的水电大军在昔日荒无人烟的荣纳山安下身、扎了根。

1978年，龙羊峡水电站正式开工。当时施工重点是开挖导流隧洞，我被任命为浇筑队长，焦广进同志任队党委书记。导流隧洞全长661米、高16米、宽15米，布置在峡谷右岸的山体内。它的作用是在工程截流后成一条地下黄河，以便腾出河床，开挖基础；浇筑拦河大坝。根据施工总进度安排，导流洞要在1979年汛后具备过水条件。我过去在陆浑和刘家峡就搞过导流洞，1966年去阿尔巴尼亚支援“毛泽东水电站”的建设，曾专门负责导流洞的施工，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叫我“隧洞同志”，所以对于导流洞我并不陌生。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和龙羊峡的地形条件，我建议原来两条支洞的基础上增加一条三支洞，得到局领导和设计部

门的赞同和支持。这样，开挖工人从3条支洞加上进出口共8个掌子面一起掘进，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龙羊初创，条件相当艰苦。十年浩劫，造成生活物资十分匮乏，每个职工除口粮外，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供应，在食堂就餐，早饭是青稞面糊糊，午饭晚饭是馒头面条，蔬菜要到兰州一带拉运，一旦大雪封山，只能靠咸菜下饭。加上水土不服，不少同志病倒了。在四局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作了重要批示，赞扬四局“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功”，要求地方政府重视他们的困难，“切实调查研究，认真帮助解决”。青海省委、省政府立即在贵南划拨1万亩地交四局办农场，海南州的领导同志经常到工地现场办公，几乎每次都带来牛、羊肉和青油慰问职工，并陆续解决了部分职工家属的“农转非”问题，使广大职工真正安心投身工程建设，同时与地方政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到了1979年，导流洞施工遇到了“拦路虎”。由于洞内地质条件复杂，岩石破碎，频频出现塌方，加上部分设计图纸跟不上要求，开挖进展缓慢，延误交面，影响了洞内浇筑的按期进行。水电工程施工季节性强，龙羊峡如不能在年底枯水期截流，那么整个工程工期就要拖后一年。我的心里急得象着了火，和刘景安、王桢、孟福殿等几位副队长日夜三班钉在工地上，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只要开挖交出掌子面，就集中力量进行分段流水作业，清基础、打插筋，作到生产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施工中科学地安排计划，尽量利用机械设备，土洋结合、环环紧扣，全队1500余名职工通力合作，加快了浇筑进度。

1979年10月底，导流洞开挖工作全部结束，浇筑就成了截流的关键。当时洞内混凝土量还有26700立米，占总浇筑量的40%，可时间离年底就剩下两个月了。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局党委发出了“大干五十天，确保年底截流”的号召，抽调综合加工厂

职工和从格尔木前来支援的铁道兵89349部队官兵和浇筑队一起投入到导流洞的浇筑，组织了浇筑大会战。11月16日至18日，工程局组织了三天高产赛，一个个突击队举着红旗进入施工现场。当时正是严冬，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多度。工人们上下班都要穿上5皮（皮衣、皮裤、皮帽、皮鞋、皮手套，皆为发的劳保品），可一到洞内干起活来就把5皮全部脱掉，只穿着绒衣绒裤身上还直冒汗。我这人爱运动、体格壮、身体好，经得起摔打。3天的高产赛我一步没离开过导流隧洞，饿了吃块馒头、喝口开水，晒了就在值班室里的草袋子上躺，打个盹就又来了精神。每天检查质量、处理危石，有时还得跳到半米多深的冰水中排污清碴，水漫过长筒胶靴，湿透了裤子，上来在电炉边烤一烤，继续干。焦广进同志也是一身泥巴一身汗，坚持在最危险最艰苦的部位指挥生产。广进同志是工人出身的干部，年轻的时候当木模工，对浇筑施工比较熟悉。我们俩工作上拧成一股绳互相商量、互相支持，有困难两个人挑，出问题两个人担。我这个人性子急、嗓门大、脾气不好，有时为了一件事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谁也不计较，吵过就算。1980年我调到局调度室，临别时广进送给我一首诗：“任务挑千斤，名利如浮云，言直心地善，君乃关中人”。这当然是对我的过誉，但也可看出我和广进的关系是很融洽的。

工作中最辛苦的还是那些工人，尤其是中队和班组干部。老工人张植义解放初期参加工作，长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积劳成疾，而且工伤致残，组织上安排他到南方去疗养，可为了截流，他把疗养证明往工会一交，拖着病残的身子照常钻洞子，清碴浇筑比年轻人都干得欢实。浇筑突击一队队长赵有福50多岁了，每天早上6点多到工地，晚上9点多才回家，长年累月不休息一个星期天。一次他发现一根30厘米长的杉杆头浇在了顶拱里，就爬上十几米高的架子，钻进密密麻麻的钢筋网，硬是用手把杉杆头

抠了出来，保证了浇筑质量。有人给他作了个统计仅79年1—7月份就加班120多个，可从来没要过一个存工和一分钱的加班费。这批老工人大都有苦大仇深的过去，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极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这些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难以胜任一个大型企业的管理工作，但他们是企业的骨干和中坚，他们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是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经过广大职工的艰苦努力，三天共浇筑混凝土2852立米，为年底如期截流创造了条件。

12月27日龙羊峡导流隧洞全部竣工，具备了过水条件。当时任电力部副部长的李鹏专程从北京赶到龙羊进行验收并和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一起参加截流。龙羊峡周围各县的藏、回、蒙等少数民族的群众和四局的职工家属一万多人站在左岸山头上观看截流盛况。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曲沟公社组织了十几位80多岁的老汉，他们说要看黄河怎样改道，怕年龄大了，以后再看不到了。工程局热情接待这些老人，并为他们照像，遗憾的是底片未能保存下来。12月29日下午5时45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震响，导流洞进口岩坎爆破成功，滔滔黄河驯服地按照人们的意志改道通过导流隧洞向下游流去。

导流隧洞从79年底投入运行至86年10月电站蓄水，整整运行了7年。这期间经历了1981年黄河上游特大洪水的考验。那年秋季黄河上游出现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洪峰，从9月1日至17日上游围墙前水位猛涨27米，最大流量达到5570立米/秒，是1949年以来所出现的最大流量，严重威胁着龙羊峡工程以及下游各梯级电站和兰州市的安全。龙羊峡导流隧洞是按20年一遇洪水设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最大泄洪能力为3800立米/秒，这次大洪水使导流隧洞处于全断面过水状态，下泄流量达到4030立米/秒。如果导流洞经不住洪水冲刷而发生坍塌，造成隧洞“梗阻”，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李鹏同志再次到达工地坐阵指挥抗洪抢险。他

是一位水电专家，50年代就在丰满水电厂担任领导职务，经验丰富，作风严谨。他冷静而果断地指挥调动各路人马抗洪抢险，并把监视导流洞运行的任务交给了潘家铮（现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中科院学部委员、国家设计大师），潘总在他的回忆录《春梦秋云录》中是这样描述的：隧洞“正在分秒不停地宣泄着超过设计标准的流量……带来的风险是可能引起顶部坍方或冲毁底板，最危险的情况是坍下大量的巨块，堵塞洞子，那就立刻带来致命后果。我经常蹲在洞口。……聚精会神地监视流态是否突然变化，洞口是否飞出大石浊流，所幸这条隧洞十分争气，在超负荷下运行了16天，没有发生一丝异象”。

如今，浩淼的湖水已将导流洞淹没在谷底，可是，当年导流施工的艰辛情景，却深深印在我的脑中，永不消失。

任凭风吹浪打

龙羊峡水电站在我国已发电的水电站中是一项“三最”工程：大坝最高，178米；库容最大，247亿立米；单机容量最大，32万千瓦。电站总装机容量128万千瓦，年发电量60亿千瓦时，是我国80年代建成的仅次于葛洲坝的第二大电站。电站于1987年9月29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同年12月4日第二台机组投产发电，1988年6月30日第三台机组投产发电。正当全局职工再接再厉、夜以继日抢装4号机组的时候，北京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吹到了古城西宁、吹到了龙羊峡。一些学生和青年贴大字报，并发起募捐，起草慰问电，“声援”北京学生。最堪忧虑的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公，水电工人中滋生着不满和怨恨的情绪。这时又传出了××电站已把发电机组交工程局管理的消息。“还我电站”、“还我机组”的口号开始在职工中传播。一时间，龙

羊峡大有“山雨欲来风雨满楼”之势。

当时龙羊峡工程建设正面临的形势是：4号机发电工程迫在眉睫，按发电要求剩余工作共有76项，如不能按期完成，将直接影响全国电力投产计划。另一方面是防汛工程，89年初黄河上游地区气候异常，国务院、能源部、青海省对龙羊峡的防汛工作都作了“要防大洪、度大汛，按5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的指示，可当时无论是拦河大坝或是泄洪建筑物都达不到度汛要求。

那时我已担任了水电四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又是4号机启动委员会工作小组组长和龙羊峡防汛指挥部主任，肩上担子重千斤啊！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控制不住局面，影响了机组如期发电或者度汛工程，都势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是一名有着3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疾风恶浪中，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一致。4月26日，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局党委要求各单位认真组织收听。4月28日报纸到了龙羊峡，29日一早我们就组织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学习。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讲话，要求共产党员和广大职工以“社论”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以“社论”统一自己的思想，以“社论”指导自己的行动。提高警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疏导防范工作，发现不安定苗头，立即采取措施，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明确规定：对前来串联的要劝其离开，任何人不准接待；对蓄意造谣的必须严厉查处。

5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动乱越演越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为了稳定龙羊地区的局面，局党委于5月20日上午再次召开基层党委书记会议，当我匆匆赶到办公楼时，楼前又贴出了“打倒独裁”、“反对腐败”的标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任何犹豫、彷徨都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会上，我坚定地指出：“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有一个明朗的态度，就是反

对动乱。龙羊峡是国家“八五”计划的重点工程，水电四局是国家的重点企业，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经济建设，确保机组按时发电”。

“要是有人要求上街游行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一位负责人问。听到这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手拍桌子激动地说：

“你就告诉他：谁要上街游行，尤其是组织中小學生上街游行，我李玉民是要秋后算帳的；谁要是把龙羊峡搞乱了，影响了发电和度汛，我李玉民是要秋后算帳的”。

就在这天晚上，电视台播出了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消息和杨尚昆、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当时在西宁正准备出差，立即给龙羊峡打电话，告诉党委副书记韩福祥组织学习。党委决定由《龙羊峡报》增印“号外”，全文刊登杨尚昆、李鹏同志的讲话和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组织全局党员、职工和学生进行学习。经过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局面得到有效的控制，工程建设顺利进行。5月22日，4号机压力钢管充水试验获得成功；24日手动开机试验一次启动成功；6月4日在首都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之时，龙羊峡4号机组提前并网发电了。当我们给北京打电话向水电总公司汇报4号机发电情况，总公司领导十分激动和高兴，称赞水电四局是一支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好队伍。在庆祝发电大会上，青海省副省长吴承志在讲话中激动地说：“在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四局干部职工立场坚定，坚守岗位，不屈不挠，奋力拼搏，以实际行动稳定了大局，使黄河上游出现了‘高峡出平湖，明珠照万家’的壮丽景观。水电四局职工不愧是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勇于打硬仗的队伍”。

还要提一下，这年的度汛工作我们也打了一个大胜仗。果然不出所料。1989年黄河上游再次发生特大洪水，最大流量4820立方米/秒，而且洪水持续时间之长、来水量之多都是自1949年解放

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年天然来水量331亿立米，为年均径流量205亿的160%。但是由于我们部署及时，抓得扎实，领导得力，工程形象全部达到了抗御50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各种水工建筑物运行正常。在度汛过程中，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如果把水放下去，我们就可以少担风险，减轻压力。但是每个水电职工都清楚，水就是财富，每4方水就等于一度电，我决心宁愿自己多担风险，也要少弃水、多蓄水、多发电，充分发挥水库的调蓄作用，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当年水库最大蓄水160多亿立米，坝前水位达到2575米高程，超出能源部规定的限制水位15米（多蓄了40多亿立米水，可多发11亿度电，每度电按一角钱计，可为国家多创产值1.1亿元）。这年龙羊峡水电厂发电42亿千瓦时，提前100天完成了年发电计划。

大地的颤动

龙羊峡水电站的建设走过了一条十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电站进入收尾工程后，又经受了一次强烈地震的挑战，而震中竟然距离龙羊峡仅仅58.5公里。

1990年4月26日下午6时37分，大地深处猝然发出闷雷般的轰鸣，随之玻璃窗哗哗作响，墙上泥土脱落，大地剧烈颤动起来。地震发生了！我急急冲出办公室跑到后院，只见马路上已站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抬眼望去，水库对岸山体坍塌，沙石坠落河中，烟尘直冲百米高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播发了这一消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兴海县之间发生了6.9级强烈地震……龙羊峡水库边坡出现滑坡。”，我拿起尺子在地图上量了一下，龙羊峡距震中只有60公里（后确定为58.5公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首先想到的是大坝的安全如

何。龙羊峡工程主体建筑物的抗震烈度是按9度设防的，但这时大坝尚未竣工，相当一部分灌浆和岩锚工作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大坝能在几级地震中安然无恙，不能不令人担忧。当时水库蓄水120多亿立米，平时水在水电工人心目中是巨大的能源和宝贵的财富，可此时此刻却成了盘锯在下游亿万人民头上的猛兽，如果大坝在地震中溃决，120亿立米洪水挣脱羁绊，顺流而下，中华大地半壁江山将成一片泽国。……想到这里，令人不寒而栗。

地震的消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牵动着中南海。当晚，田纪云副总理打来电话指示：“要密切注意震情，严防水库山体滑裂，如出现险情，要采取果断措施，以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青海省省长金基鹏打来电话：“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省政府汇报……”，能源部、水电总公司、能源投资公司……电话接连不断，电报象雪片似飞来。

晚11时，工程局召开抗震救灾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连夜对大坝、水库进行监视和检查。

一场全民动员，抗震救灾的战斗打响了。工程技术人员和试验室、测量队的工人冒着频繁发生的余震，肩背仪器连夜赶到工地，进入大坝各层廊道、滑坡体、虎山坡进行观测检查，了解大坝和水库的运行情况。27日凌晨，当黎明的曙光冲破了凝重的夜幕，电话中传来了各路人马连夜检查的结果：

——大坝安然无恙，坝体无变形，未发现裂纹和渗水现象；

——库区滑坡体在强震中坍塌1000余立米后，无继续大滑和坍塌迹象；

……

好！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立即向省、部领导报告，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当晚，新闻媒介迅速向全国和世界宣布：龙羊峡大坝经受了6.9级强烈地震的考验，安然无

悉！

频繁的余震继续威胁着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据统计从4月26日至5月10日半月时间内发生余震2723次，其中4级以上有感地震28次，最高震级5.5级。还会不会发生更大的余震？震中会不会向龙羊峡方向偏移？职工群众疑虑重重、惶恐万分。可这种种疑团谁也难以回答。

地震前后往往伴随着气候的异常，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往年5月已是春回龙羊，这一年却出现了罕见的奇寒。雨、雪、冰雹竞相袭来，狂风肆虐、寒气逼人。被余震骚扰的人们，惊魂未定，每当夜幕降临，男人们在家看守门户，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身穿皮袄、裹着棉被，露宿在街头。

我局在龙羊地区还有着30000余名职工和家属。广大职工为了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含辛茹苦、无私奉献，先后建成了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龙羊峡等几座大中型水电站，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可他们至今还住在1976年进龙羊时盖的干打垒油毡房内。地震时有的房屋已经倒塌，砸坏了办公室桌椅、大批房屋出现裂缝，摇摇欲坠。倘若再出现大的余震房倒屋塌造成伤亡，我这个一局之长、党委书记将有何颜去见江东父老。对此，在5月1日召开的党政工团负责人会议上，我提出了相应的措施：①有组织地做好老人和儿童的疏散工作，动员他们投亲靠友、离开工地暂避一时；②加快防震棚的建设，把居住在危房内的职工和家属全部搬出来。职工医院和学校要立即搬到活动房子里；③震情要由局办公室公布，职工和家属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④公安部门组成巡逻组，加强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犯罪；⑤加强卫生防疫、严防流行疾病发生……。

作为党委书记，在抗震救灾的全过程中，我特别注重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的作用。经过认真讨论，局党委作出《关于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决定》，号召广